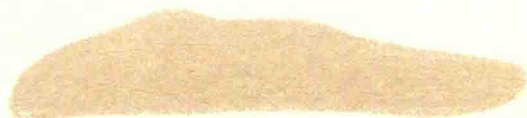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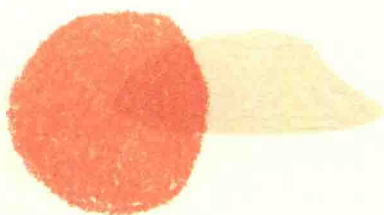


朱天心
古都



非外傳

朱天心
古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都 / 朱天心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108-7506-9

I. ①古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4139 号

古 都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朱天心 著 |
| 出版发行 | 九州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 |
| 发行电话 | (010) 68992190/3/5/6 |
| 网 址 | www.jiuzhoupress.com |
| 电子信箱 |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 |
| 印 刷 |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50mm × 1168mm 1/32 |
| 印 张 | 8.75 |
| 字 数 | 160千 |
| 版 次 | 2018年10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108-7506-9 |
| 定 价 | 56.00元 |
-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想象另一种可能

理想
国

imaginist



一九九六年，与盟盟同游日本京都，彼时正在写《古都》

目 录

代序 / 阿城 1

导读 刻舟求剑人 / 王安忆 5

威尼斯之死 11

拉曼查志士 41

第凡内早餐 57

匈牙利之水 87

古都 135

附录一 老灵魂前世今生 / 王德威 229

附录二 《古都》·废墟·桃花源外 / 唐小兵 257

代序

阿城

台湾的朱西甯先生今年过世，朱先生生前创作甚丰，语言好。朱先生人幽默，随口就是笑话。想起朱先生的笑话，就笑，就觉得朱先生还活着。朱先生有三个女儿，大女朱天文，二女朱天心，都是台湾最好的文学家。

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，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，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，我要说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；而且朱家的女婿，也就是二女朱天心的先生谢材俊，亦是好作家，好评论家，好编辑；再有，天文她们的母亲，是日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。我有时在朱家坐着，看着他们老少男女，真是目瞪口呆。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（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），就错了，朴素，幽默，随意，正直，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。

在此说说朱天心。

与姐姐朱天文不同，朱天心是阳气的。阳气之难，难在纯阳。中国民间说的吕洞宾，即苦炼纯阳一功。可是见到朱天心，读到她的小说，乖乖，竟生来就是纯阳的，吕洞宾苦炼，不免有点可怜。

以阳来看朱天心，似乎于理不通，可我总觉得哪吒是女孩子，而哪吒是纯阳之子。不过以此以为朱天心有男性气质，就错了，女孩子也会玩得一头一脸的汗，赤子之心，无分男女。

朱天心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，这造成她一种强悍的敏感。敏感并非是阴柔的，所以朱天心的强悍类似玉石。我前两年得到天心的一本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》，这是一本反写的青春小说。读后有一种忧郁。我年轻时打过一阵铁，铁在烧着的炭中，先是深红，之后是橘黄，黄，淡黄，白，此时逼视之，白中开始发青，这青即是极端时反而忧郁。

朱天心此时开始有评家说的老灵魂的无奈，而在《古都》中，似乎是怀缅的游荡，其实是强悍的敏感，虽然密度大了些，但确是淋漓。

小说是叙述，这个说法不错，只是不错得好像什么也没说。与其说叙述，不如说小说是对设置的障碍的穿透，小说忌绕，绕过障碍，似乎聪明，似乎皆大欢喜，久了，就像抄小路可到大街，但一路上的深宅大院我们永远参不透。

天心的强悍，即在于不绕。以此一点，可以判断出何种小说只是聪明美丽，何种是具有穿透性的文学。

一九九八年年底 客次意大利米兰

导读 刻舟求剑人^{*}

朱天心小说印象

王安忆

二〇〇二年在台北文化局，曾经与台湾女作家朱天心同台文学讲座，有听众提问朱天心，为什么在她的写作中，故事变得越来越不重要，几乎难以寻找到一个完整的故事。朱天心的回答是，好比古代寓言中的刻舟求剑，她一直等待在她的刻度上遇到一个故事。我就用这句成语作为我的题目，来谈对朱天心小说的印象。

我主要是以《古都》为描述的对象，在谈《古都》之前，先说一下《威尼斯之死》，算作引言。在《威尼斯之死》里，我看到一个写作者从一个空间移到另一个空间，寻找着能够让他从容写作的地方，就好像一个急着下蛋的母鸡，找着下蛋窝。他不知道这地方应该是怎样的，只知道这地方不

^{*} 本文系作者在香港“当代文学六十年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。

是怎样的。他先是在旅居的威尼斯漫走，绕过那些著名的名胜，每一处名胜都已经在无数称颂中烂熟于心，要在匆匆中得一点新鲜的经验几乎无望，他用“践踏”两个字来形容威尼斯之行；接着是在本土东部的海滨隐居两年，时间且变得过奢，在这几近蛮荒的世界里，他的所得是写作一篇小说，却被慧眼窥见出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的投影。他回到台北，台北能够提供他思想与虚构的落脚地是不计其数的咖啡馆。第一个咖啡馆，突然涌现的“大哥大”（小说写于上世纪的一九九二年，“大哥大”开始风靡全球）打扰了他；第二家咖啡馆里，维多利亚式的装修把英国文学因素渗入了写作；第三家里上海籍遗老们的闲谈占领了他的故事舞台……最后他终于找到一家咖啡馆：没有特别的风格，或者说拥有太多的风格，于是互相抵消，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叫作“威尼斯”。事情又回到了威尼斯，写作终于在这四不像的“威尼斯”艰难跋涉下去，每一种元素都是名不符实，就是这种变形给予了他新鲜的假象。这是一个关于想象的难产的故事，用人们常说的“元小说”的叙述方式，不同的是没有故事，只有故事的故事，它描述了故事产生的困境，那就是几乎所有的经验空间都已被占有，就是说“被践踏”，而且层层叠叠，压在人类活动的考古层下，都是第二手，甚至第三手，无从触及直接的原始的感受。故事的资源耗尽，刻舟求剑人将向何方？

就像方才说的,《威尼斯之死》是故事的故事,那么我将《古都》当作那个企图讲述的故事。我在《古都》里辨认着故事的面貌,我以为故事的形态应是日常的生活,是以人们的通识为讲述方式。我首先辨认出故事中的人物,那个人有时叫“你”,有时叫“我”;时间假定在写作的一九九六年,事情是那个“你”或者“我”,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。回忆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始的:“难道,你的记忆都不算数……”于是,我们知道二十多年前的人和事都不复存在。大约和所有发展中的地区一样,个别性全湮灭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下,那种自然演变中细腻的过程,所留下的小小的日常状态的里程碑,涤荡而尽。历史如此疾速地前进,个人的记忆本来只是历史的局部,可现在反了过来,历史成为记忆的局部,周期之短促,令人目不暇接。然而,在这全球化大一统的主题底下,其实又隐匿着个别的情节,来自共同发展中的不同命运,这些命运改变着现代化整齐划一的外形,使之涣散了。比如“你”小时候在台北这东亚城市里的小小遭际,却在二十年后,猝然出现在地中海城市的开罗——一对意大利年轻夫妇带着馋嘴小孩买街边零食,“你”说:“原来他们迁徙到这儿来了。”“你”的回忆活动似乎也是生发在这两不相干的开罗行旅中。再比如,“你”坐在京都旅馆的餐间里,对着窗外的行人过客说一声:“回来啦。”而这个国家已经与你生长的地方断了往来,可是“你”或者“我”,

却和闺中好友，移居美国的“A”相约在这国家的旧都见面。故事应当是在这里展开，“你”或者“我”来到京都，等待“A”来到，相聚和叙旧，回忆的活动将不再只是以思绪的方式呈现，而是具有了物质性的情节。等待“A”就好像等待戈多，无尽地延长着。不过，有了一个具体的等待对象，终究有了较为具体的细节，与“A”的往事历历再现，再说，等待本身也不失为一种情节。就在这等待中，“你”或者“我”流连在这异乡城市，然而，奇异的是，一些在故乡遗失的场景竟不期然而出现，就像在开罗看见的那一家三口。你们高中时穿着校服坐过的红砖道；年轻时流行过的歌曲；那些地方用“你”的话说，就好像“你已经过门不入好多回了，但它总是在那儿，真叫人放心”。“A”终于没有来，这种约定犹如约向虚空茫然，居住在地球两端的人，在第三地见面，听起来就很玄。没有等到“A”，却也不尽然失望，有意外的获得，“你”或者“我”对这城市的地貌和建制有了新发现；这样说吧，“若把台北古城当作皇居御所，那基隆河便是鸭川，剑潭山是东山，整个台北盆地在地理位置上便与京都相仿佛了”。这就像一个台北的拷贝，应该反过来说，台北就像京都的拷贝，只是蓝图尚存活着，而拷贝已经颓圯了。那拷贝却是以别样的方式颓圯着，就是说，在它之上覆盖着华丽的废墟——全东亚最大的五星级酒店、繁华的嘉年华广场、一家连一家的婚纱摄影楼、“麦当劳佐丹奴三商巧福尼采精品”、

“温蒂 7-11 米雪儿服饰 HANG-TEN”……都是新型的建筑材料所建成，在本土的生态上遍地开花，就好像在台湾最后一片湿地上建起重工业园区，出自谁的手？是流亡海外三十年后归来的反抗人士的手笔。开发与草创的日子尚在眼前，转瞬却成了古城，在南方溽热的气候中，兴衰的周期难道就该如此急促？在小说进行的同时，有一条以不同字体时断时续呈现的叙写，到了终结时候，最后的一句，回到同一的字体，进入正文，陡然揭开了谜底，出自东晋《桃花源记》——“先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”那一句。

这才是真正的缘由吧，孤绝之地的命运。《威尼斯之死》里难产的蛋这时候终于分娩了，是一枚思想的蛋。过于沉重和急切的叙述欲望，使故事的蛋壳变得薄瘠。情节只在单纯的等待和等待不来之间，游走和遐想，人物戴着面具，只是思绪的化身，没有姓名，没有性格，没有达成关系，因而没有事件发生。只有存在的焦虑、疑惑、检讨、无奈，情绪呈现出戏剧的紧张度，可是依然被更强大的思想控制住了，那是强大到对历史作出判断，承担使命，连思绪这样自由的载体都无法演绎出形象和角色来。文字和结构兜也兜不住，将本来就脆弱的情节的外壳撑变了形。在朱天心，现实迫人，危机重重，每一个现象底下都有着无限深的历史渊源，现象显得过于肤浅，不够用的。尤为糟糕的是，在这现象越积越厚的时代，我们怎样去辨别什么才是原始的第一手的现象？小

说的织体是现象，现在，我们面对的现象发生问题了，用什么去编织你，我们的小说？在朱天心的刻度之下，是满涨的水，几乎漫出河床，激流涌动，舟船没有一息的停留，与水中剑相逢，只能求之偶遇。难免的，她多少会有故事虚无主义的观念。小说里的故事是模拟生活的现实，现实是有限的，因它多是由普通人创造，而知识和思想却无穷无尽，生生不止，远远超出现实可能提供的方式，可是，没有现实所制造的庸常的躯壳，思想无以寄身。这就像灵魂和肉身的关系，没有肉身，灵魂寄予何处？没有灵魂，肉身又是一具行尸。朱天心小说就很像是一场较劲，看谁能较过谁，这场较劲终是会留下踪迹，这大约就是朱天心的新小说。

提纲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上海

成稿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上海

威尼斯之死